



吉林紅旗譜之二



為了最高理想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這本書里的三篇特寫，分別寫了省勞動模範宗希云（蛟河煤礦六〇一采煤隊長）鍾才華（臨江森工局機械師）吳允修（吉林供電局巡綫工人）的事跡。

他們之中，有的是團結群眾、克服困難，敢想敢做的技術革新能手；有的是破除迷信，大膽改進機械設備的年青勞動者；有的是老老實實、勤勤懇懇的工作，並創造了二千五百四十天安全供電紀錄的優秀工人。

文章寫的比較樸實，是一本好的思想教育讀物。

為了最高理想（吉林紅旗譜之二）

本社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長春市北京大街）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

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吉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8 字數：17,000 印數：5,000冊

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T10091·180

定價(5)：0.12元

K2
C12

为了最高的理想

——宗希云在大跃进中——

馬 琰

宗希云是吉林省蛟河煤矿六斜井六〇一采煤队队长。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中，他一直是紧紧的依靠着党的领导，带动群众，刻苦钻研，坚持不懈，成功地推广了九种重要的先进生产经验。因此，他被选为出席全省工业交通劳模代表大会的代表。当他听到省劳模大会在四月召开的消息以后，就想：“我拿什么献给大会呢？”那时，正是决定调他们采煤队到六井三下槽采煤区去的时候。他知道了这个决定以后，下了班就带着三个组长去现场观察地质情况。这个地区，在全矿说来，是一个中等地区，适合于用机械采煤。他看了回来，心里非常兴奋。

他根据观察研究的结果，在采煤生产技术方面，提出了四大改进意见：第一，加大截深，把截煤机的深度加到2.6米；第二，利用超前密集，爆破装煤；第三，采用全部陷落的顶板管理方法；第四：一次招链法，加快挪溜子的速度。这四项目改革，其他三项改革都比较顺利的推行了，只有在顶板管理方法的问题上，是经过很多复杂的艰苦的斗争，才搞成功的。

三下槽采煤区的頂板岩層性质是属于三級頂板，工程师和技术人員根据他們对現場观察研究的結果，根据书本上的記載，三級頂板只能实行部分陷落，帶狀充填的頂板管理方法。因此，不同意宗希云的意見。有一天，宗希云正在和他們队里的韓技術員在井下研究岩層情况，为自己的改革意見寻找更充分可靠的根据的时候，工程师和技术矿長在井口办公室召开了最后一次會議。會議上討論的結果，决定采用帶狀充填的頂板管理方法。会上，有的人說：“我們有充分的理論根据，用不着征求宗希云的意見了。”也有的人說：“煤还是得靠他們去采，还是得征求他的同意好。”有的人說：“技术理論已經肯定了，說服他执行就对了。这人太主观。”屋内人們正在議論紛紛的时候，宗希云来了。推开門一看，屋里烟雾騰騰，烟头遍地，桌上堆滿了材料、书本，黑板上画了个乱七八糟，什么也分不清楚了。大伙一見他进来，立刻严肃起来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沉默了一陣，主任工程师說：“老宗，我們經過多方面研究的結果，决定采用部分陷落帶狀充填的管理方法。你的意見怎样？”宗希云一听，心里就来火了。他本来想把自己今天和韓技術員，和老工人研究的結果，向工程师和矿領導匯报，并提出三下槽頂板可以全部陷落的实际根据，这时，竟什么也不想提了。他按不住自己的火气，激动

地說：“既決定了，還找我商量什麼。”說完就走出去了。

他沒走了幾步，又仔細一想，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，不能看見不對，也不提出自己的意見。於是他又返回去，把自己今天在現場研究的結果，提出來。他說：“根據我們的分析研究和實際經驗，認為在三下槽，煤層的傾斜度大，充填帶垛不好往上碼，碼不住，而且工人要到空巷去搬石頭，很不安全，容易打傷；另外還得增加十五名充填工，對人力也是浪費；同時充填帶垛碼不起來，容易破壞正規循環，提不高勞動效率，躍進規劃就會落空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最好用全部陷落的方法放頂，既安全，又能保證正規循環；或者用刀柱法采煤。”宗希云話剛說到這裡，其中一位工程師就冷笑着說：“刀柱式采煤法是最落后的辦法，不能用這種辦法。我們研究過多少次了，用帶狀充填的方法，你們一樣能達到每工平均六噸。”宗希云這時就更明白的說：“我們不能就限於六噸，我們的口號是：保八趕十爭取十二。”這一下想不到就刺傷了一位工程師，那位工程師臉色一變，很激動地說：“躍進也不能不顧安全。”另一位工程師這時站起來，用調解的口氣說：“這是新區，誰也沒有經驗，根據資料記載和現場調查，都同意帶狀充填，這是最穩妥的辦法。已經決定了。”宗希云這時氣得一句話也說不上。

来，喉咙里象有个东西卡住了，强忍着火气说：“既决定了，我执行。”话说完，他就走出来了。只听得后面有一个工程师说：“躍不上去就算了，何必躍那么多！”要在平时，对于这种思想，他馬上就会提出批評，但今天，他心里沉重極了。如果不能大胆的采用全部陷落的方法放顶，只靠提高采煤和装煤的速度，准备工作跟不上去，就無法保証正規循环作業，躍进规划就会落空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想。

回到家里，宗希云的爱人已經把飯准备好了。他的老父亲抱着最小的孙女儿逗着玩。大儿子看見他回来了，兴致勃勃地撲上去，抱着他的腿喊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宗希云却毫不在意的擺脫儿子的小手，走到炕边，孩子沒趣的看了看父亲的神色，跑到房門口頑皮地说：“爸爸又在推广先进生产經驗了！”宗希云的老父亲和他的爱人这时也意識到了，多少年啦，他們已經熟悉了这种情况，知道他心里又有了事，于是也就都悄悄地不再打擾他，全家悶悶的吃了一頓飯。

宗希云又从很多方面考虑了一番，但他越想的，对自己的意見就越明确坚定了。他也从坏的方面去想过，他記得过去在二斜井，也曾用全部陷落的方法，但是好几次都沒有冒下顶来，后又改为帶狀充填。那时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是沒有掌握住地表压力的規律，是人受了自然条件的限制。他想来想去，最

后归到一个問題上：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办到。

三月十二日的早晨，他起来就跑到总支办公室，没有人在，就又跑到采煤段办公室，正好又遇到了在他们队里实习的韩技术员。韩技术员說：“既决定了，就执行



吧！发现不好，咱们再改。”这时宗希云的感情比较平静多了，他考虑了一下說：“咱们一面按照决定作，一面还是要坚持提出意見。而且要繼續說服教育反对采用全部陷落方法的工程技術人員，因为，要作好用全部陷落方法放顶这件事，也必須有工程技術人員的帮助。”他正在和韩技术员商量该怎么办，蛟河矿务局党

DOI: 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 jmi.sagepub.com/journalsPermissions.nav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10.1177/1056492616666291
 jmi.sagepub.com

三下槽的頂板雖然屬於三級頂板，但岩層分明，可以用全部陷落的方法放頂。這就更証實了宗希云的大膽改革意見，是有實際可靠的根據。於是馬礦長就立即跟着宗希云采煤隊下井去了。

新采煤區的準備工作是很繁重艱巨的。有的工人因為活兒重，不能多賺工資，情緒不高；有的工人說怪話：“先進隊，先進班，提高效率不賺錢。”宗希云一面和大家干活，一面給大家鼓着勁：“為了給大會獻禮，我們受點苦算什麼！咱們這四項技術改革成功了，效率提高了，多出煤就能多收入，不能光看這幾天。馬礦長都親自下來領着咱們干，咱們可更要加把勁！”他這一鼓動，大伙勁頭上來了。宗希云在礦井下面，不僅是一個采煤隊的指揮員，善于打通工人思想，鼓舞起工人的干劲，而且是一個全能的采煤工人。井下活，打頂子，回木頭，……駕駛截煤機，粗活細工樣樣他都會干。在他這個隊里，會四種技術的有三十多個人，會八種技術的也有五、六個，有好幾個人學會了開截煤機。因此，宗希云的采煤隊，在任何情況下，不論誰缺了勤，都能保證正規的循環。宗希云他不但自己刻苦的鑽研技術，而且，給工人一切方便條件，幫助他們學習技術。他認為：要實行機械化，工人必須能掌握技術；領導機械化的煤礦生產，也必須掌握技術。

經過十几天的苦干，才开始正式采煤。当掌子进到十五公尺后，該第一次放頂了，这时候是多么緊張啊！頂放下放不下？会不会發生什么大事故？从矿領導、工程技術人員到工人，各有不同的緊張心情。宗希云就更不用說了，这十多天来，他簡直就不知道疲倦，一天連跟兩班，有时甚至三班，領導上用什么办法也限制不住他。有一次領導上發現他連班了，讓他上去，他笑笑說：“我就該这一班。”有时領導上知道無法劝阻他，就讓他上去吃点飯再下来，他却指着飯盒說：“这里面有。”其实打开一看，完全空了。难道他真有什么法宝，能不知飢？能不知累嗎？不是的。他知飢也知累。半个月的光景，他的体重掉了多少斤，他的眼眶深陷下去了，鬍子長起来了，臉又瘦又黃。不过，从他那两只明亮的眼睛，寬大魁梧的身軀，和奕奕的神采，仍然能夠看出他渾身充滿了生龙活虎的干劲。

他不是鉄打的，也不是鋼鑄的，只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理想——共产主义社会；为了煤矿工業的机械化、电气化，为了使煤矿工人从落后笨重的劳动条件中解放出来；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。偉大的理想，給了他坚强的意志与毅力。这种坚强的意志与毅力，就使他能夠在成功的时候，不因成功而驕傲；能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因畏难而退縮；能夠在失敗的时

候，不因失敗而氣餒。有了遠大的理想，有了鋼鐵般的意志，少睡一點覺，少吃兩頓飯，對於他又能算得了什麼呢！雖然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年代里，他推廣的九種先進生產經驗，都成功了。但是他不滿足。去年他從蘇聯參觀了頓巴斯煤礦回來後，就更加感到距離最高理想還太遠。人家一個采煤隊，人數比咱們少一半，出煤數量卻比咱們多二倍。蘇聯的煤礦工人對國家的貢獻多麼大呀！因此，當第二個五年計劃開頭的日子里，他又提出了這四項技術改革的意見。

宗希雲敢大膽的想，也敢大膽的干，他一旦確定了干什么，就相信一定能辦到什麼。因此，在三下槽采煤區第一次放頂的時候，不論別人心里都想些什麼，反正宗希雲的心里卻一點懷疑也沒有。誰知問題卻偏偏出在這裡。等炮聲響了之後，頂板部分下沉，壓折了一部分支柱，卻沒有全部陷落。這時候，大部分的工人都動搖了。有的工人對宗希雲說：“這回咱可坐攔了。還是人家心里有數，看的准。趕快搬石頭碼垛子吧。”有的工人說：“這幾年咱們隊那次評比不是頭名！好！這回光顧了推廣先進經驗啦，躍進計劃沒完成，叫人家把咱們打下了擂台。”那些原來反對宗希雲意見的人，這時就公開諷刺他，叫他“宗大膽”。但是，宗希雲並沒有為這些怨言和諷刺所動搖，他一面

向工人作思想工作，告訴工人：“不能光看眼前，不改革技術，推廣先進經驗，創造新的東西，就要永遠落在人家後面，趕不到前面去。”鼓舞工人的情緒；一面繼續鑽研。經他觀察研究的結果，證明是炮眼打淺了。於是他就向井口提出解決壓風機的風量問題，風量足，炮眼就能打深。同時，他就和工人們一塊整理支柱，準備第二次放頂。

恰巧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頂板岩層因為受到震動，壓力加大，煤層又壓住了截煤機的截盤。工人們用炮去轟煤層抽截盤，沒想到這一轟，頂板卻全部陷落了。事實證明了：宗希雲的分析與判斷是完全正確的。工人們跳起來歡呼，大家的心好像頂板一樣也都落下來了。

在事實的面前，部分工程技術人員批判了自己的保守思想，並且根據現場情況，提出了三個補充與改進的意見：縮短懸頂距離；提高密集支柱的質量；及時挑頂。宗希雲和他的隊員們，在黨委委員馬礦長的親自指導下，在工程技術人員的幫助下，全部陷落的頂板管理方法基本上試驗成功了。

但是，這只是開始。為了更進一步摸清楚頂板壓力的規律，宗希雲和韓技術員創造了一種用木頭製成的帶標尺的活塞支柱，可以測量出來頂板下沉的速度。他常說：“自然條件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掌握



了它的規律，就能充分利用这个規律，讓它为人民服务。”果然，他的第二次放頂很順利的成功了。

当全省劳动模范大会开幕的时候，宗希云他們采煤队的截煤深度已經增大到2.8米了，平均日产量已由240吨提高到360吨，平均每工效率12吨。在大会上，他满怀信心的提出了他們1958年的增产計劃和第二个五年計劃的远景。今年他們要为国家增产56000吨煤。到1962年就可为国家增产32万吨煤。我們相信，宗希云和他的隊員們不但能夠完成他們的规划，而且能夠提前超額完成他們的规划，讓我們預祝他們成功吧！

（胡宗元 插图）

訪森林工業模範機械師鍾才華同志

鄭 乙

在省的勞模代表大會期間，我訪問了鍾才華同志。

這位生長在南方的年青人，談起在東北森林地區的工作來，象談着他家鄉的一草一木一樣，充滿了深厚的情感。幾年來，風吹日曬和實際工作的磨煉，已經看不出讀書人的“文弱”氣質，他壯碩、樸實，棕紅色的臉上，顯得神采奕奕。

整整一個午後，我激動地傾聽着他干劲十足的故
事。

讓森林鐵路機械化起來

這是1952年的事情。鍾才華剛剛離開了大學到臨江森林工業局不久，領導上就把一項改修森林鐵路機械設計的任务交給他了。交代任務的同時，局長和黨總支書記告訴這個新參加工作的青年人：有問題一定要找工人們商量。如果，能夠改變現在的運輸情況，需要什么材料，就打電話來！幾句話說得鍾才華心里熱乎乎地。他雖然對自己缺乏實際經驗，有些胆怯，

可是黨和行政給出的主意，和無限的信賴，使他勇敢地到現場去了。

現場是臨江森林鐵路的一段運輸咽喉地區。這條鐵路全長約百余公里，通過起伏的山岳地帶，每天都有小火車穿往着，把原木送到祖國建設的基地去。但是，綫路中的“坡口”到“天橋”站間，由於山勢險要，坡嶺過陡，一向不能通過小火車。機車把木頭拖到坡口就得停下來，然後用人力一輛一輛的放下去。回車呢，要用馬套子拉。鍾才華到現場時，正是春天。雪化了，路滑坡陡，工人們就忙着往路上撒沙子，然後才提心吊膽的往下放。要是個不當心，車放跑了，人馬就要鬧出事故。……

“這，不改變怎麼能行呢！”看到這種情況，鍾才華深深地激動着說。可是，怎麼改變現狀呢？卻是他面前橫着的一個難題。開頭一打听，過去日本鬼子的工程師曾在这里做過工程設計，結果失敗了。所以，有些守舊的人，對這個新來的青年技術員，不大相信，他們背地說：“哼，你來也得干瞅着，趁早，別白費勁！”類似的風涼話，也象針一樣刺進鍾才華的耳朵里。

鍾才華搬到現場旁的一間小房住下來。可是，他几夜都不能睡好。當夜晚的山風，把馬群的嘈雜聲傳來時，坡口上大批積壓下來的木頭，和放跑後橫七豎八

的狼藉在雪堆里的景象，都在腦里閃現出來。他反復思考着這些亂糟糟的情形，琢磨着群眾的話。開頭，心里有點發悶，腦袋里脹乎乎地，可是不知什麼時候，腦里忽然一閃，使他抓住一個問題：鬼子工程師都失敗了，怎麼失敗的呢？這個可只有工人知道底細。問問工人去吧！想到這裡，鍾才華披着衣服就起來了，也沒管黑天半夜，就去找老工人苗華道同志和參加馬機安裝過的一些工人。

整整半個月，鍾才華沒有好好的睡過。一邊和工人商量，一邊連夜動手繪圖設計。在與工人們親切的交談中，鍾才華摸觸到過去鬼子失敗的致命

